

15.09

泗水文史資料
第
三
輯



89

第
三
輯

泗水文史资料

第三辑

44111129

中国政治协商会议
山东省泗水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封面设计：赵齐心

封面题字：杨冀明

封面篆刻：宫琴堂

责任编辑：郑兴立 王秀娟 马德怀

文内摄影：张建国

泗水文史资料

第三辑

政协泗水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主编

(内部资料)

泗水县印刷厂印刷

一九八九年九月二十日

目 录

南下渡江纪实 王明章 (1)

他倒在黎明之前

——记壮烈牺牲在敌人屠刀下的南下

干部姚全岱 颜玉亭 (7)

桥沟妇女运粮队 杨秀兰 整理
杨逸森 (18)

* * * * *

抗战初期的曹济舟同志 萧剑秋 (22)

回忆泗南反日伪拉网合围的胜利 黄作军 (31)

小山血战目睹记 周振岭 (38)

对抗战时期香山利民纺织合作社的点滴

回忆 乔森 (43)

我建立北彭地下交通站的前前后后 宋慧卿 (46)

* * * * *

奔袭刘黑七 张树梓 (52)

匪窟逃生记 赵桓 (63)

李延寿及其游击队的兴起和衰亡 赵建国 整理 (78)

我在韩复榘高级侦探队的经历 王素樵 (82)

汉奸荣子恒之子逃匿记 王素樵 (88)

抗战前泗水国民党活动简况 张林夫 (90)



舜应为今之泗水人

- 王献唐先生舜里籍的考论及补证……孙常 (95)
清末进士王廷赞……常序田 (101)
王绍精及《红梅诗》……孙友典 (109)
开明人士董灿章……董树成 (113)
仲子……孙友典 (116)



可爱的泉林……司政文 (120)

- (一) 泉林概述 (二) 名泉介绍
(三) 名胜古迹 (四) 有关泉林的传说
(五) 泉林水资源的开发利用
(六) 泉林名产
(七) 历代文人游泉林咏泉诗文选
来信、来函选登 …… (156)

南下渡江纪实

王明章

一九四九年元旦刚过，我接到县委通知，要我和三区区长颜士臣同志代表泗水县到华东支前司令部开会，交流如何发动群众进行支前的经验。会议地点在邹县城郊。记得平邑县的孙兆隆、邹县徐俊、滕县田奎荣等同志都在会上发了言。会议按预定时间还没有开完，忽然接到上级通知，华东支前会议提前结束，各县来的干部立即回去准备渡江南下。当时，淮海战役刚结束不久，形势发展很快，国民党政府摇摇欲坠，每况愈下，全国解放在即，新解放地区迅速扩大，急需大批干部。我们对党中央作出的从老解放区抽调一部分干部随军南下，接管新解放区的决定已有所闻，没想到来的这么快。于是我和颜士臣同志连夜赶回泗水。全县干部已经集中到县里开会。县委杨福林、赵选辰等领导同志在会上进行了动员，讲了当前的形势和渡江南下解放全中国的伟大意义。我们回去正赶上讨论，广大干部的革命热情十分高涨，纷纷写决心书，积极报名南下。当时泗水县的任务是配备接管一个县的整套班子。因此，从县到区的领导骨干都要一分为二，一半留下，一半南下。经过自愿报名，县委研究，确定了八十多名南下干部名单。被批准的同志欢天喜地，奔走相告，未被批准的同志死死缠着领导不放，要求批准。记得

好几个已经宣布留下的同志硬是不同意，坚决要求南下，弄得领导没办法，只好再开会动员，讲清南下和留下都是党的需要，革命的需要，要听从党的安排，真正做到留者安心，去者愉快。

我是被批准南下的人员之一。记得当时南下县委班子的配备是：书记李健，县长张一彭，组织部长王明章，宣传部长张瑞，人武部长孔斌，粮食局长孔子刚，公安局长郭业英，另外还配备了十多名区委书记和区长。二月十五日，所有泗水南下干部在金庄西岩庄村集合，踏上了南下的征途。这天雨雪交加，道路泥泞，经过一天的跋涉，天黑才走到兗州。第二天到达地委驻地滕县城。在滕县的两天中，地委召开了欢送南下干部大会，地委书记杨士法等领导同志在会上讲了话。会后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欢送我们启程。当晚九点钟，列车抵达薛城以南的沙沟车站。

我们在沙沟渡过了一个多月的学习集训生活，先后学习了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和城市工作守则等一系列城市接管方面的方针、政策，多次听取了南下地委书记汪星同志和华野领导刘瑞龙同志的报告，向我们介绍了江南各省的风土、人情，各民族的风俗习惯，提出了到新区工作的任务和要求，同时指出，对今后的困难、对长途跋涉中的后勤供应困难，要有思想准备。领导的报告，增强了大家到新区工作的信心和决心，鼓舞了我们的斗志。

学习期间，进行了整编，我们县和兗州县的干部合编为南下干部纵队四大队五中队。四月初，学习结束，四大队奉命南进，路经徐州时，参观了徐州火柴厂，还看了一场电影。我们很多同志都是第一次进城和看电影，对什么都感到

新鲜。大家谈笑风生，回忆着过去，憧憬着未来，对做好今后的城市接管工作充满了信心。

在徐州住了两天后，接到上级通知，南下干部纵队分二路南下，一路从新安镇，经二淮、扬州南下过江；一路从西线经蚌埠、合肥、沪江南下过江。我们中队分配从西线随军支前，参加渡江战役。说走便走，我们立刻登上南去的列车，象一支离弦的箭，呼啸奔驰在京沪线上。我们乘坐的是拉煤的敞篷车，开起来风和灰尘很大，大家虽然都穿着厚厚的棉衣，还是很冷，没办法只好挤作一团，互相取暖。到了固镇，因为淮河铁桥被敌人炸坏，我们下车后从用木船排起来临时搭成的浮桥上通过，步行到了蚌埠。在蚌埠，每人发了一套新军装，同志们第一次穿上军服，英姿飒爽，格外兴奋。

从蚌埠乘火车到合肥后，开始了长途跋涉，一天步行几十里、上百里。一路上，我担任中队民运委员，每到驻地，都要召开村民大会，宣传我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出发前还要检查群众纪律，损坏了老百姓的东西要照价赔偿，做到秋毫不犯，深得老百姓的欢迎。我们经庐江、黄姑闸赶到江边二十四军（原六纵）司令部后，中队被一分为三，李健、孔斌和我各带一个分队。我们分队被分配到二十四军七十二师的先头部队，随团部行动，主要任务是征粮。同志们每天不停地东奔西跑，昼夜忙碌，和当地同志一起，发动群众征集粮草，保证了部队的粮草供应，受到了部队首长的好评。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日，我们到达太阳洲。这时国共谈判已经破裂，上级命令我们当夜渡江。部队马上开始轻装，

战士每人不得超过六斤（被服、鞋袜等），营以上干部不得超过九斤，对重量要求很严，逐一过称，超重的一定要减下来。大家七手八脚把棉被里的棉花掏出来给了当地群众。接着，召开了渡江誓师大会。会上，各部队都递交了请战书、决心书和挑应战书，会议开得非常热烈，同志们热血沸腾，士气高涨。下午二时，我方阵地万炮齐轰，直捣敌阵，只见江南岸敌军阵地上一片硝烟。七时许，部队开始渡江，战士们龙腾虎跃，登上早已准备好的木船，船象万箭齐发，驶向大江南岸。这天晚上江上风浪很小，天上月亮格外明亮。我们静静地在江边待命。不大一会，战斗打响了，枪炮声响成一片。大约十点钟，江南岸升起了两颗红、绿信号弹，照亮了夜空。这标志着我们已胜利登上了南岸。江北岸我炮兵阵地上和江边待命渡江的战士们，欢呼声和掌声响成一片，什么“长江天险”、“攻不破的防线”，在我英勇的渡江大军面前都成了纸老虎，没用三个小时就被我们打了个稀巴烂。我们立即登船，开始渡江。船刚到江中心，敌机忽然飞来骚扰、投弹，投放的照明弹把江面照得通明。借着亮光，我们看到船舱里躺着一位同志，问起才知是巢湖来支前的渔民，他是第一批送解放军登陆时光荣牺牲的。船快到江南岸时，因水浅船不能靠岸，大家就跳进溜腰深冰冷的江水中，迅速向南岸运动。到了江边提高爬不上去，我们就搭人梯往上爬。这时战斗还在激烈进行，离我们不远的地方敌人还在顽抗，子弹呼啸着从我们身边飞过，机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响成一片，被打中的敌人碉堡冒着浓烟。过了长江不远处，有一条小夹江，敌人仍凭江顽抗。我们的战士不顾一夜战斗的疲劳，高唱着：“打得好，蒋军兵败如山倒”的战歌，实

行了强渡，敌人很快不支，溃逃了。

黎明时分，战斗胜利结束，到处可以看到敌人丢弃的枪炮、弹药、车辆和数不清的尸体。我们来不及清理这些，随部队向铜陵疾进，追击溃逃的敌人。一天行军一百二、三十里，两头不见太阳，到了宿营地，我们还得就地征粮，每个同志要带足三天的大米，米袋吃空多少，就再补充上多少。这样每个同志米袋、背包加上枪支、子弹负重就有几十斤，扛机枪和小炮的同志就更重了。四九年江南的春天，雨水特别多，很少有晴天。我们身上的衣服湿了干，干了湿，干的时候没有湿的时候多。行军任务一天比一天艰巨，大路行军还好，遇到田埂或山路，一步一滑，经常跌跤，弄得浑身都是黄泥巴。体弱和有病的同志真有点吃不消，有的同志就拄着棍子前进。很多同志鞋破了，脚上磨起了血泡，但没有一个叫苦的。大家发扬互助友爱精神，身体强壮的同志就帮弱的同志扛枪、背背包、拿给养，减轻他们的负担，共同前进。我们真想追上敌人打一仗，痛痛快快地休息一下。从铜陵向南陵行进的路上，传来了蒋介石盘踞多年的老巢——南京解放的消息，大家高兴极了，顿时劲头十足，一个劲地往前赶。随军宣传队打着竹板，唱着自编的快板，给战士们加油打气。我们所经过的村庄，不断遇到欢迎的人群。他们送来了茶水，把熟鸡蛋硬往战士衣袋里塞，不少群众流着眼泪说：“我们天天盼，夜夜盼，现在终于把你们盼来了。”

十几天的急行军，遇到的唯一战斗是在广德围歼败军。当我们行军到达宣城时，突然接到上级命令，让我们回师广德，围歼从南京溃退下来的蒋军，大约五、六万人，好几个军的番号。我们日夜兼程，刚越过天目山，就碰到一股逃跑

的敌人，约一、二千人，大家立即放下背包、米袋，在左臂上扎了一块白毛巾作标记，迅速进入战斗。敌人已毫无战斗力，如惊弓之鸟，我军只打了几梭子，敌人就乖乖地缴枪投降了。路上一耽搁，等我们到达广德后，其他兄弟部队早把大批敌人包围在城北洋桥附近。于是，我们直插敌人后方阵地，经过激烈战斗，敌人全部被我军歼灭。

战斗结束后，二十四军主力接到上级命令，去参加解放上海的伟大战役，我们从此便分开了。在广德城里，我县的三个分队又会合在一起了，大家欢天喜地，互诉着分别后的经历，就地进行了短暂的休整，总结了随军南下和征粮等工作的经验。后来接到通知，说杭州已解放，让我们迅速赶往杭州参加接管工作。大队领导周林同志做了动员报告。我们日夜兼程，从广德，经界牌、泗安，到湖州（吴兴）时，上级要我带一部分同志配合其他部队去迎接从东线南下的干部纵队，正要出发时，传来了他们已先期到达杭州的消息，于是，我们当天下午就乘木船前往杭州，天明到达，已是五月七号了。从此，我们就参加了杭州的接管工作，开始了新的战斗。

1989·7·29 于杭州

注：王明章，曾用名王献文，苍山县磨山乡宋家庄人，一九三八年入党。在泗水曾任苗馆区委副书记，张庄区委书记。离休前任杭州市委信访室主任。

他倒在黎明之前

——记壮烈牺牲在敌人屠刀下的南下干部姚全岱

泗水县是一个革命老区，在这块土地上，一批又一批的仁人志士前赴后继，进行了可歌可泣的伟大斗争，终于于一九四八年迎来了她的解放。“飞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谁不说自己的家乡好？谁不想把自己家乡建设得繁荣富强？然而，为了祖国母亲的彻底解放，“埋骨何须桑梓地”，一九四九年，泗水县一批革命者告别父老兄弟、爱妻娇子，毅然渡江南下，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去迎接新中国的到来，有的就倒在了黎明之前。姚全岱同志即是其中的一个。

(一)

姚全岱于一九二二年出生在泗水城西南临泗村的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里。当他记事的时候，全家有父、母、弟、妹五人，只有一亩薄地，两间草房，常年过着半年糠菜半年粮的苦日子。他的父亲是个勤劳、朴实的农民，一年到头除了在一亩薄地里辛勤劳作外，还给人家当雇工、打短工，赖以维持生计，他的母亲是个吃苦耐劳、性格开朗、倔强的妇女，常年为一家人的生活忙里忙外，饱尝艰辛。他们的性情赋予了自己的儿子，使姚全岱在少年时期就具有了劳苦群众的优良秉性。艰辛的岁月，使姚全岱从小受尽苦难的煎熬，也使他锻炼成顽强的性格。他的父母因饱尝了一生目不识丁

的痛苦，想叫儿子入学读书，可缴不起学费，只得让他在家帮助劳动。直到十六岁，他才得到学习文化的机会。原来，父母看他身个渐高，不便与家人挤在两间茅屋里，就让他到堂伯家借宿。他堂伯家是小康之家，请来了一位有文化的亲戚专门教其堂兄读书。每当那亲戚向他堂兄授课时，他就站在一旁认真地听，默默地记。当先生发现他呆立一旁全神贯注地听自己授课时，便质问、考试他，不料他竟能将自己授过的课文背诵下来，先生被深深感动了，便让他和堂兄一起听课学习。由此，他跟着这位启蒙老师学习了不少文化知识。

时隔不久，堂伯家里的先生走了。姚全岱的父母对聪颖的儿子寄予厚望，便省吃俭用，拼凑学费，送儿子到村私塾读书三年，继而又送他上了一年的学堂。在短暂的四年内，由于他聪明、好学，竟成为一位知书明理、能写会算，深受贫苦农民敬重的“文人”。

一九四三年的寒冬，年满二十岁的姚全岱与贫苦人家的女儿成婚。

(二)

一九四五年春，姚全岱的家乡第一次解放了。他由乡亲们推荐，人民政府招聘，担任了本村小学教师。是年土改，他家分到土地七亩、房基地一块，还有牲畜、农具，政治、经济上都得到了翻身。饱尝旧社会苦难的姚全岱，特别懂得共产党的恩情。他不断接触党的干部，看党的报刊，接受党的教育，学习马列主义真理，提高了阶级觉悟，迅速茁壮地成长起来。他以饱满的热情，十足的干劲从事教学工作，认真地向孩子们传授文化知识和革命思想。同时，他还协助乡村

政权，积极宣传、组织、发动群众，开展各项斗争。在他的引导下，他的母亲、妻子都行动起来，连他的婶母也担任了村妇女会长，带动群众投入了火热斗争。乡村干部和群众都赞颂他为大伙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出不尽的力。不久，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光荣的无产阶级革命先锋战士。姚全岱入党后，服从党的需要，脱产分配到城关区任财政管理员，继任区粮库主任。这时，他深深感到，在战争年代，党的财粮工作多么重要，党组织委以这样的重任是对他的信任，他倍觉光荣自豪，因而，工作中兢兢业业、埋头苦干，从没出过差错。

一九四八年六月，我强大的华东人民解放军第二次解放了泗水城后，又旋即包围了曲阜、兖州城内的敌军，泗水变成了距前线最近的后方。为了支援前线，保证我军粮食的供应，我县成立了北玉沟粮站，姚全岱是领导成员之一。开始建站，一无所有，姚全岱和战友们通过走群众路线，就地解决人力物力的不足，没花国家一文钱，即建起仓房十八间，并筹办了所需用具。粮站一建立，姚全岱和战友们即刻动员组织群众投入紧张的筹粮和转运粮食工作，半年即收、转了军粮二百五十万斤。在筹运粮的过程中，姚全岱白天催粮、收发，发动群众加工和运输粮食，夜晚亲自带领民兵站岗护仓，夜以继日，辛勤工作，充分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为了国家、人民忘我工作的革命精神。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淮海战役打响了，姚全岱组织民工运输粮秣，踊跃支前，圆满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

一九四九年二月，姚全岱响应党的号召，报名南下，奉命去鲁中南行署第四专署（驻临城）集训。这时，他的父

亲、母亲已年老身衰，弟弟尚未成人，小女儿只一岁，年轻的妻子又怀了孕，按说难舍难离，但他为了全国人民的解放，毅然决然地向家人告别了。

(三)

姚全岱在临城学习城市接管政策一月多，被分配到二十二军军部直属队——南下纵队第一支队第四大队。这个大队配备的工作人员是一个地委专署的领导班子，大队长刘剑，政委汪星，副大队长周林，粮食局长杨俊达，姚全岱是这支干部队伍中的普通一员。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姚全岱所属第四大队随军渡过了滚滚长江，五月三日进入繁华城市——杭州，接管了国民党政府所属浙江省建设厅，改编为杭州军管会实业处，辖邮电、交通、银行、水利、工业、农林等十四个单位。其中的浙江省农业改进所是最大的一个单位，各县农业推广所均属这个单位领导。单位的军代表是杨俊达。工作人员有几十个，其中一部分是南下干部，一部分是地下党员，一部分是刚参加工作的大学生，他们遵照上级指示，根据工作需要，分头去接管全省各地所属单位。

这年六月，三界茶场（该场在绍兴、上虞、嵊县三县交界处，故名三界茶场）的留用人员两次到杭州找农改所军代表杨俊达，要求派工作人员去接管该茶场。杨俊达考虑该场地处全省偏远的三县交界处，当地国民党残余武装尚未肃清，土匪还在猖獗横行，交通不便，本所工作人员少，故迟迟没有派人前去。直到七月间，实业处长刘剑提出，三界茶场很重要，应尽早派人去接管，杨俊达才决定派得力人员前

往。“派谁去呢？这可是个相当艰巨而又光荣的任务啊……！”杨俊达向同志们说明情况后，凝神思考，面上不觉露出难色。

这时，姚全岱站出来请求说：“首长，让我去吧！”

杨俊达上下打量了这个年轻人一番，问明了一些情况，答应了他的请求，并说明了茶场的重要性，环境的复杂性，工作的艰巨性，到那里应注意的问题，还问他有什么困难。

“请首长放心！”姚全岱充满信心地回答说：“只要依靠党的政策，依靠群众，认真负责，方法对头，就能完成任务！”

杨俊达确信姚全岱是个年轻有为能独挡一面的人才，便决定成立一个接管三界茶场军管小组，并任命他为小组的军代表。同时，还指派我地下党员吴思勋、大学生许济川为军管小组成员随姚全岱一起前去。

时值盛夏，姚全岱一身短装，腰跨匣枪，和两名战友冒着酷暑炎热，时而步行，时而乘车，经一百二十二公里的长途跋涉，到达三界茶场后，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工作。他首先找一些场里的老职工调查了解情况，接着便召开骨干人员和全体职工会议，宣传贯彻党的政策，研究、制定工作计划，采取有效措施，着手进行茶场的组织整顿和生产恢复工作，很快使工作步入正轨。他白天工作、学习、开会，晚上亲自值班布置检查岗哨，以防敌人的破坏、袭击，确保茶场的安全。

姚全岱不仅是个党性强的优秀党员，而且还是个心胸坦荡，富于人情的血性汉子。他对茶场的职工充满了深厚的阶级友爱，不时地询问了解他们的家庭情况，关心他们的生活疾

苦。他也时常怀念自己的家乡、亲人，每月都要挤出时间写一二封家信，介绍自己的近况，叙述思亲之情，询问家乡和家中的一切事情。不知有多少次，他在深夜独步阳台，长时眺望着北方的星空，心潮起伏，思绪纷纭。是的，无论险恶的江海波涛、艰难的风云岁月，还是江南籁籁的轻风和渐渐沥沥的细雨，都不能冲淡他对亲人的怀念！只有肩上的责任重担，繁忙的工作和学习，党的公而忘私的教导，才能减轻他的思亲之情！

夜以继日地工作使他的面庞消瘦了，颧骨突出，额头爬上了皱纹，显得比实际年龄要老，可健壮的体格锻炼得更加坚强了。险恶的环境，艰巨的斗争，使他的性格变得更加深沉、稳重、刚毅、果断和坚韧。正是有了这高尚的品质、优良的性格、崇高的信念，才决定了他在以后的生死关头，经住了严峻的考验！

(四)

正当姚全岱和他的战友们依靠全场职工将茶场的工作和生产恢复、整顿得井井有序之际，当地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势力开始了疯狂反扑。

一九四九年九月五日，国民党浙江省四明山游击队司令部首领钱金法、裘鸿初、吴瑞三股残余势力约六十余人，纠集一起，荷枪实弹，由指导员裘宪通率领，中队长兼伪乡长王坤作向导，突然包围了茶场。此时，姚全岱正组织职工开会学习，忽然工人前来报告：“军代表！不好了！土匪来了！还有机枪……”姚全岱蓦然站起来，神色严峻，镇定地说：“大家不要慌，听我指挥！”他断定敌人来的不少，想